

你 是 我 心 间 的 那 颗 小 珍 珠

尽管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可是我永远会在那里
陪着那个最胆小无助的你



愿望花店系列 04

珍珠恋人

ZHENZHU
LIAN
REN

山风
著

集齐四颗珠灵时
时光轮转，爱与命运不息



小花

她是世间最后一个守珠人
寻找珍珠传说的轨迹

他意外相逢
成为照进她无望深渊里的那抹光

此后时间循环反复
永远爱你

FLORET READING

【愿望花店】系列 04

珍珠 恋人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珍珠恋人 / 山风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221-14605-2

I. ①珍… II. ①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1569号

珍珠恋人

山风 / 著

出 版 人: 苏 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胡 洋

特约编辑: 笙 歌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页设计: 米 籽

特约绘制: 祁 悦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9.125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4605-2

定 价: 32.80元



贵州人民出版社微信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山 风

Shan Feng

小花阅读签约作者

追求真理的小流氓。

梦想是集齐所有的夜晚骑车环游世界，
现实是所有的夜晚都在梦里布置结界。

个人作品：《珍珠恋人》

Z H E N Z H U L I A N R E N

作者前言

ZUOZHEQIANYAN

凉风有信，别辜负

写下这个字的时候，起风了。阳台上的衣服迎着黄昏日落飘了起来，像是忽然朝着远方挥了挥手，然后又安静下来。

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告别什么。

我特别喜欢秋天的风，走在路上的时候会透过衣服的织缝吹到皮肤上，凉凉痒痒的。趁机深呼一口气，风就能吹进心里，沁人心脾。

然后就能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写在草稿纸上的字，藏在双眼皮里的痣，还有转身借过的直尺。

那其实是跨越时光吹来的风，藏在风里似曾相识的味道，是它捎来的被淡忘的过去。

这个故事写得很慢。

感觉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漫长的一生。可是，写完了才发现，一生很长，但足以在终点为自己所称道的绮丽并不多。

所以很苦恼，这些人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的一生，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回过神来的时候故事已经讲完了。那串项链估计也会老在岁月里，然后被风一吹就化成粉末。

可是，风还没有停，它会在宇宙之间往往返返，不知疲惫。所以藏在故事里的人也不会消失，他们永远在这里。等起风的时候，风吹起书页，一定会刚好停在万事良方的那一个章节。

因为一直一直会有人把想说的话藏在风里，风吹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听。

所以听，凉风有信，别辜负。

山风

目录



001 **Episode.1**
游园惊梦

“春色如许，不进园林，不遇你。”

032 **Episode.2**
夏落秋逢

“这一霎天留人便，草借花眠。”

077 **Episode.3**
故人沉梦

“我路过你的门，还烦请你道一声故人。”

119 **Episode.4**
月与花融

“山川与月，囿于昼夜。”

165 **Episode.5**
黄粱梦空

“十年后双双，万年后对对，不是我跟你。”

目 录



207 **Episode.6**

裁梦为魂

“世事如你，万中无一。”

235 **Episode.7**

岁月如荒

“你可知这百年，爱人只能陪半途。”

257 **Episode.8**

月落灯红

“但愿那月落重生灯再红。”

264 **尾声**

循环往复永远爱你

273 **番外**

岁月另一端的我和你

Episode.1 游园惊梦

“春色如许，不进园林，不遇你。”

01. 雨水打湿老黄狗，不撑伞的疯姨娘

槐角公园的戏班子已经撤了好一会儿了，一时之间少了咿咿呀呀的唱腔，只剩隔壁开发区工地上机器的声音还在响个不停。

听完戏的人三三两两地离开，议论声分成两拨。

一拨是穿着校服的女高中生：“哇，唱戏的小哥哥可真好看，素颜迷死人！希望沈院戏班子七十周年的时候，小哥哥能为我单独表演一出《客途秋恨》！”

另一拨是上午刚广场舞训练完赶来的老婆婆：“凤仙儿老哥哥可

是老了，年轻的时候红得不行，现在退居幕后给徒弟拉二胡伴奏，我觉得还挺行。就是不知道老哥哥在七十周年的时候会不会开嗓唱一首《女儿情》。”

被议论的两位哥哥坐在亭子里毫不自知。

被叫小哥哥的沈不周顶着一脸没卸干净的妆，搞完演出兼职场务，正在收拾东西。

而他师父沈凤仙老哥哥一身黛青色的盘扣短衫，古稀之年精神矍铄，正坐在旁边看似悠闲地喝茶。

这二位就是“沈家戏苑”的核心人物了，一老一少年龄相差五十岁，每天你拉我唱一小时，差不多唱了五十年的一小时了。

不过，五十年前是沈凤仙在唱，那个时候的他差不多就是现在沈不周这个年纪。当时时代好，戏曲是主流文化，沈凤仙又是沈院的台柱子，红得不行。

后来文化发展日新月异，电视电影大IP，城市钢筋混水泥，鲜有人还听戏，听戏的也都去了中央电视台十一戏曲频道空中梨园了。

可沈凤仙一身傲骨，偏偏不跟着时代走，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老人家每天在中心公园咿咿呀呀地唱。

后来他们没败给时代，败给了一群跳广场舞的婆婆，婆婆嫌他们吵，影响到自己的舞蹈步伐，就硬把这群戏班子老头儿给赶到槐角公园了。

槐角公园这边属于老城区，拆迁拆了好几年，每天乌烟瘴气的，老先生老太太们散步都不愿意来这边。

于是，沈院戏曲一度沦为杂技表演，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听的人也就那么几个，有时候老戏迷生病了还没人来。

不过沈凤仙从头到尾都没说过停。后来自己唱不动，就捡了个小孩儿继续唱。

这个小孩儿就是沈不周。

沈不周三岁的时候跟着爸妈逛公园，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跟小乞丐一样在公园待了两天了。

第三天差点饿晕过去，沈凤仙凶得不行，说：“听我的戏还睡觉，有那么难听吗？啊？”

沈不周话都说不出来。于是，沈凤仙给他买了个馒头，问：“你爸妈呢？”

沈不周还是没说话。然后沈凤仙带他回了沈院，喂饱了才听他说：“我不能回去，爸爸妈妈养不起我，我回去会连累他们的。”

沈凤仙叹了口气，把他留了下来。

可沈凤仙都这样了，朱辞夏还老说他涉嫌拐卖儿童。说到朱辞夏，沈凤仙喝了口茶，问：“辞夏今天没来？”

沈不周刚准备把头冠放进檀木箱子里，沈凤仙的忽然发声吓了他

一跳，差点给摔了。这可是沈凤仙的宝贝，几十年了，上面的珍珠都黄了，也不见师父换，八成是有什么故事在里面。

沈不周有点惊魂未定，说：“辞夏，昨天睡得晚，我就让她今天别来了，我待会儿去朱楼找她。”

“七十周年就快到了，你不好好练戏，还躲在被窝里玩手机？”沈凤仙问了句。

沈不周脸皮薄，被戳穿后脸立马就红了，不过还好妆挡了些。

但也逃不过沈凤仙的眼睛，他无奈摇头，这小孩儿哪里都好，就是性格太软弱了，像个女孩，还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女孩。说两句话就脸红，就算朱辞夏性子稍微虎一点，也免不了老被欺负。

沈凤仙站起来，顺了顺衣服上的褶子，说：“去吧去吧不说你了，记得路上带点香……”

“香？”沈不周没听明白，沈凤仙已经转身吩咐另外两个徒弟搬东西了。

等把事情交代完，沈凤仙才给他解释，只是眼神飘了很远，说：“今天是辞夏奶奶的忌日。”

沈不周这才忽然记起来，觉得自己太不长心了，在心里默默记了一遍，才说：“好的，师父。”

接着，他又问：“不过为什么您记着……”

话没说完沈凤仙已经走了。

沈不周看着老人日渐佝偻的背影心疼了一下，人家老了都有老伴儿照顾，师父一生都只有戏曲陪，他可得听话点儿好好练戏，争取让

师父放心。

沈不周一边想一边准备走了，余光突然瞥见一个人影站在戏亭外的樟树下。

可是再看过去的时候，只有阳光透过树梢洒下来，明明晃晃的光晕像是树影浑身长满了眼睛。

他有些奇怪，但也没怎么放在心上，赶着去朱楼找辞夏。

朱楼全名“珠满西楼”，一家只卖天然珍珠的珠宝店，辞夏是老板，不过是从她奶奶手里直接继承来的。

她奶奶是当年玉盘镇有名的采珠人，跟以前玉盘镇的大多数人一样，以采珠为生。当其他采珠人疯狂往外面输送珍珠货源的时候，她奶奶的珠子一颗都没有卖过。

于是积少成多，攒出了一家店，就是朱楼了。

朱楼说起来是一家珠宝店，可辞夏觉得它更像是一座博物馆。大概是因为每一颗珍珠的定价都奇高无比，她奶奶又不准她降价瞎卖，所以来朱楼的人常年都是只看不买，然后唏嘘一下。

长此以往，辞夏现在虽然坐拥无数价值连城的珍珠，富甲一方，可是实际上她穷得都快要去街口流浪了。

而且朱楼还是租的，很惨了。

海边小镇的天气，阴晴雨雪说来就来。

沈不周刚赶到街口就下起了雨，砸在路人撑起的伞面上噼里啪啦的，像是嘴里含的跳跳糖。

他是顺路去街口的香店买了香纸之类的东西，却没想到能碰见师父的老朋友。

他吓了一跳，佯装镇定地跟老人打招呼，说：“周奶奶好。”

被叫周奶奶的人似乎没看见他一样，撑起一把鲜红色的伞，朝着雨里走去。

沈不周看着她的背影发愣，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看见她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见她都下意识地觉得发怵。

其实周奶奶人挺好的，经常给沈院送东西，对师父也特别好，除了话很少，大概是因为老人右半边脸上有一块很深的胎记，显得有些吓人，而且还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孙女。

所以，就不怎么喜欢与人打交道吧。沈不周想。

沈不周站在屋檐下等雨小了点才一口气跑到朱楼，辞夏大概还没起来，朱楼没开张，但是已经有人等在门口了。

沈不周愣了一下，这个女人他见过。

二十多岁的样子，老式的圆头皮鞋，殷红色的凤领旗袍，左耳垂上一颗圆润盈亮的珍珠格外引人注目，可是右耳垂上却什么都没有。

她没有撑伞，细密的雨丝落在她身上，仿佛一层毛茸茸的光。而

她就站在那里，微仰着下巴看着牌匾上“珠满西楼”几个字，美得像是一幅油画。

沈不周更加确定了这就是他在槐角公园瞥见的那个站在樟树下的女人了，可是有点奇怪，为什么只有一只耳环？

女人忽然收回视线，对上沈不周的目光，眉目间迅速凝起一丝不悦。

沈不周一慌，赶紧移开目光，假装正在敲门，一声一声地喊着：“辞夏，起来啦。”他小心翼翼地再回过头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

虽然朱楼听名字古色古香的，可实际上就是一幢四层小洋楼，一楼就是“珠满西楼”这家店，辞夏住在四楼的阁楼里，因为租不起二楼三楼豪华单身公寓。

而辞夏这会儿还没睡醒呢。

卖火柴的小姑娘是生活极其苦难而沉浸于美梦，这位卖珍珠的明明生活已经很苦了，做个梦被梦魇了，还醒不过来。

辞夏拼命地想睁开眼，可是眼皮上仿佛覆盖了一层什么东西，迷迷糊糊地看见窗台上好像坐着一个人。

红色的身影，只看得清下半身，纤长的小腿，细白的脚踝，一双黑色的高跟鞋，没有任何多余的坠饰，雨水一路顺着鞋跟滴下来，润湿了地面。

而地面上凝成一摊的水仿佛一面镜子，辞夏从“镜子”里看见自己奶奶了。

老太太还是老样子，眼尾像是鱼尾，皮肤上布满了皱纹，像是干

瘪的湿抹布。但眼神和骨子里依旧能看出年轻时凌厉清冷的美，脖子上串一串珍珠项链，又给人平添了几分柔和。

她坐在落日余晖的大门口，一只手拿着一杆长烟，另一只手抚摸着旁边的大狗。

辞夏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狗，这会儿看到狗就怂了。她后退了几步，却莫名转换了视角，这才发现自己跟奶奶隔着一条河，河里淌着红色的河水，散发着腐烂的腥臭味，身后是另一条河，干净澄澈。

“奶奶……”辞夏看着河对面的老人喊。旁边的大狗耷拉着头趴在地上，额头上有朱砂画的花纹，像是燃烧的火，前爪扒拉着一根骨头，嘴边的毛染了点红色。

仔细看，那骨头是人的，还是小孩儿的腿骨。

“……”辞夏心里发怵，不可思议地看着奶奶。

奶奶看过来，说：“辞夏，过来。”

她不敢过去。

忽然，她觉得眼前有一只红色的鸟，像是虫子一样绕在眼前飞来飞去，尖利的细喙来来回回地朝着她的眼睛戳去。

“奶奶！”

“辞夏，辞夏……快过来……”

……

“辞夏？辞夏？”

梦与现实相交汇的一瞬间，辞夏仿佛看见自己的灵魂归位了，她猛地睁开眼，从床上坐起来。

手还盖在胸前，一粒一粒冰凉的触感从手心蔓延开来，辞夏稍稍平静了一些。

那是她奶奶去世前交给她的珍珠项链，和梦里奶奶戴的那串一模一样。乍一看和其他的项链并没有什么差别，要很仔细很仔细才能发现正中间四颗珠子跟其他珠子间细微的差别，那是她奶奶手工一点点磨出来的。

“辞夏，开门啊！”

终于听出来是沈不周的声音，辞夏愣了一下，原来真有人在喊她。

她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窗边。沈不周站在下面，一脸妆花得跟鬼一样，估计是唱完戏没来得及卸自己又忘了。

“你是不是被人打了？”辞夏十分无奈。

沈不周这才意识到，抹了一把脸就能揩下一手的粉，于是赶紧低下头钻进屋檐下。

辞夏拖着极其疲惫的步子去打开门，门缝里各种小广告掉在地上。她瞥了一眼差点没心肌梗死，催款单几个字特别显眼，她慌忙捡起来。

她脑袋里迅速开始回忆昨晚看的那本叫《十万个赚钱的方法》的书，可是好像翻开书就睡着了。

气死了！

沈不周甩了甩身上的水进来，没顾得上自己，反而问辞夏：“辞夏，